



中 国 学 术 名 著 丛 书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郑振铎◎著

Zheng Zhenduo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学术名著丛书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郑振铎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郑振铎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 郑振铎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3
(中国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5581-2275-0

I. ①郑… II. ①郑… III. ①古城遗址 (考古) — 考古
发掘 — 历史 — 国外 — 现代 ②墓葬 (考古) — 考古发掘 — 历史
— 国外 — 现代 IV. ① K86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2527 号

郑振铎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著 者 郑振铎
出版策划 杜贞霞
责任编辑 齐琳 史俊南
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11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9584388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81-2275-0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序 / 3

第一章 阿比多斯及埃及第一朝的陵墓 / 9

第二章 梦 城 / 14

第三章 底比斯城及其死城 / 18

第四章 都丹喀门王墓 / 26

第五章 巴比伦南部的城国 / 30

第六章 巴比伦城 / 35

第七章 尼尼微 / 39

第八章 推来城 / 46

第九章 阿加绵农墓 / 52

第十章 克里特 / 58

第十一章 巴力斯坦 / 62

附录 挽救珍稀文献书信录

木音 致张寿镛（咏霓） / 69

致蒋复璁（慰堂） / 238

致徐文炯（伯郊） / 248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翻开所往的世界，它才发掘的还不到一半，它没有所知的地域、所事文化的事业完全发掘；第二是，对于许多时代之前的认识与发掘，这书与它教，也还为我们所忘记；第三是，许多古城古墓的发掘，也已经开始，但它们还是属于我们之前，总之，人类的知识范围，自十九世纪以来，它不多较前广了许多的，七也在许多方面，就在时间方面，在地理上，或在历史上，譬如，在还不算不过半毛的发掘，造成许多新的文明，最近新发现的考古，从考古以古代历史，如希多德（Herodotus）诸人的著作作为唯一之史料，则对于他们，说他们所知道的许多事情，不敢全信为真，有它的疑问，因此他们也有许多可疑之处，在此时之前的世界，他们也视为神话，或视为无稽的传说，或视为异人异地的神奇，其实，此种史实，其本身便是很模糊，并不有什么丰富的内容的，所以在十九世纪之前，它也是很模糊的，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古代史是几乎不可信的，到了十九世纪之后，许多发掘之在发掘之下，发掘之上工作，许多考古家，在考古家发掘了许多古城，于是我们乃有了三四千年之前，有埃及、巴比伦

序

自十九世纪的初年以来，人类有两个显著的大进步。第一是：对于所住的世界，经了勇敢的探险家的努力，已经将所未知的地域，所未发见的新地完全找到；第二是：对于许多时代之前的民族与文明、艺术与宗教，久已为我们所忘记者，经了精敏辛勤的发掘家的努力，也已经将他们重复显露于我们之前。总之，人类的知识范围，自十九世纪以来，差不多较前扩充了许多倍，无论在空间方面，或在时间方面，在地理上，或在历史上。譬如，叙述米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叙述尼罗河的文明，叙述希腊的文明者，从前皆以古代历史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诸人的著作为唯一的宝库。而对于他们，谨慎的历史家却还是半信半疑的，不敢全据为实。有史的时间，因此缩短至有历日可纪之时；在此时之前的史实，他们或视为神话，或视为无稽的传说，或传为诗人创造的传奇。其实，此种史实，其本身原是模糊影响，不大有什么丰富的内容的。所以在十九世纪之前，或可更确切的说，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古代史是至为枯窘可怜的。到了十九世纪之后，许多发掘者在烈日之下，荒原之上工作着，许多考古家在研究室绞尽脑汁解释着，于是我们乃可于三四千年之后，竟得见亚述帝

国的王家图书馆的藏书，而读其内容，得见巴比伦帝国与埃及帝国往来的外交文件，而知当时的国际情形；如果我们到了巴比伦，我们还可以在那个壮丽无比的圣街上散步着，如果我们到了推来，我们还可以凭吊为了一个美人而苦战十年的坚城，如果我们到了底比斯的死城或王谷中，我们还可以下了阿门和特普第二世的墓道，瞻仰这个大皇帝的御容，如果我们到了克里特，我们还可以看见当时海王国宫殿的遗址，而徘徊于其宝座之旁。这是如何可惊奇的一个古时代呢！十九世纪之前的历史家岂真梦想得到：一个诗人的传说，乃有真实的背景，一个生于三四千年后的人乃竟得见三四千年前的王家藏书，乃竟得徘徊于三四千年前的名王的城中，宫中，还不是一个可惊的进步么？

关于地理上的发展，这里不提。本书所叙的止是最近百年来的最重要的古史学上的发见，或最重要的古城古墓发见的故事。这些故事，其本身往往也足以振动一世的听闻，也即是可惊奇的传奇的一页一篇。一个梦想的古物学家，精确的选定了一个古代的遗址之后，便动手掘下去。一锹一铲的将泥土掘起，一筛一箩的将他们倒去。经营了几天，几月，甚至几年之后，忽然一个工人的铁锹，咯的一声遇到了一个坚物，遇到了一个石块。由此，而一个人首而有翼的尊严的石狮子被发见了，由此，而一个名王的墓和它的无穷宝物被发见了，由此，而一个名城的墙头在三四千年的沉埋之后，发见于天日之下了。当那个惊人的大石像出土时，当墓中的遗物，完美无缺的一一复显于三四千年后的我们之前时，旁观者岂止游心于光荣伟大的古代而已，工作者岂止酬偿了他的几月几年的烈日下荒原上的辛勤而已！其愉快，其所获，盖有出常人所意想之外者：

一、他们发见的是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艺术，古代人民的生活情形：他们将已失去的古代重现于我们之前；

二、使我们直接与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艺术，古代的史迹，面对面的相见，不必依靠了传述失真的古代记载：

三、证明了古代大诗人的著作，古代的神话，古代的英雄传说，向来以为虚无漂渺，不值一顾者，实未尝无真实的成分在内。有时，且可以知道这种传说、神话的所以构成的原因。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未尝无发掘，未尝无发见，且也未尝无二三惊动一时的发掘的故事被传述着；然而却有两大点和近代的发掘，本书里所叙的发掘不同。

第一，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发见，大都是偶然的，机缘凑合的发见，不是什么专门家有心要去发见的。潘沛依（Pompeii）之被发见于一个农人，便是一个好例。至于近代的许多大发见，则不然。这个发见都是专门家有意的经了千辛万苦而始得到的结果。在他们之前，那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荒丘，在他之后，那个荒丘却告诉人家说，在许许多多时代之前，他们乃是如何光荣，如何弘伟的一座名城。我们不仅可以见到威势赫赫的王宫，见到耸立地面，久攻不下的名城，见到关于战事、国政、宗教的刻文，关于国王祭师的，以及他们的神道的石像，我们还可以见到那时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养生送死的器具，更还可以走到他们的市场之上，而默想当时人民熙往攘来的情形。这不能不感激那些辛勤耐苦的发掘家的。偶然发见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决不会再来了，一则专门的考古学者的研究一天天的深进，关于古址的考定与发掘在欧洲和小亚细亚一方面都已可算是“地少藏宝”的了；二则偶然的发见，百年难得数见，有意的发掘，十发必有七八中，在如今求知若渴之时，假定考定了一个遗址，专门的发掘家是等待在那里的；因此偶然发见的机会益少。

第二，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发掘，大都不是为了学问，为了艺术，为了古史而工作着；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财富，便是为了国家的

财富或劫，或抢，且骗，且偷，只要有古物可以到手，便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使得出。他们除了夸多斗富之外别无目的。所以在他们看来不值得一顾，而在考古学家看来则为无价之宝的东西，不知被毁弃了多少！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大劫，倒不如藏宝于地，还可以有复得之时呢。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发掘者的态度便完全不同了。他不是为了一尊希世的雕像而去发掘，也不是因要盗窃古墓中高价的珠宝而去发掘，也不是为了要增加个人的收藏或国家的御库而去发掘，他们的发掘，除了纯正的学问的工作之外，别无目的。一位专门家在埃及王谷中发掘了许多年；一个埃及土人对人论到他道：“他在这里那末久，一定已成了一位富翁。”不，在学问上，他诚然成了富翁，若论物质上的报酬，则他所得的有什么！

因为十九世纪中叶后的发掘者态度的不同，所以近七八十年来，其所得远超出从前的好几百年的时间；从前所不注意的荒丘，如今都掘发了，从前所寻找不到的名墓，如今也都已逐一的得到了。自波他发掘柯萨巴（Khorsabad）以来，至今不过八十余年，而这八十余年中，几乎年年有重要的发见。其结果，则古史的材料一天天的丰富，旧时记载的错误，逐渐的都被更正。我们试读剑桥大学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其材料之丰富简直非从前史学家所曾梦见的。

然而自八十余年的发掘以来，欧洲和近东以及尼罗河流域的重要古址也几乎都被专门的发掘者发掘尽了，今后的欧洲和近东，和尼罗河流域，恐将难再有什么惊人的大发见的了。不过近年来的发掘者，其态度和方法，却更有和波他、需雅特乃至舍利曼诸人不同者。波他，需雅特，乃至舍利曼诸人，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发见什么传说中的名城，什么大皇帝的宫殿，什么人头有翼的牛和狮，什么惊人的狩猎图，战事图，什么名王的大墓和它的财宝，什么古代的大建筑，

大雕刻；至于微小的“貌不惊人”的东西，他们却不屑去注意。至于近来的专门家则不同了，他们见一片碎陶器，一块废铁，一个粗恶的偶像，其价值不下于伟大的王宫和王墓；他们知道，有时一片碎陶器所叙述出来的古代的生活和艺术，反较之王宫王墓为更重要。所以他们也许对于这些“貌不惊人”的东西反倒较古宫古殿为更注意——当然，他们也决不忽视了这些古宫古墓的。总之，从来的发掘。目的在求惊人的大发见，今日的发掘，则对于古代的遗物，自一钉一瓦以至于残碎的小偶像，都是十分宝贵的，因此惊人的大发见今后虽未必会有，而可以为古史的一部分资料的古物则决不会绝迹，有许多专门家，因此未免惋惜波他，舍利曼诸人之忽视微小的古物，使他们在发掘者手下毁灭了，减少了不少的古史上的重要材料。然创始者总是粗枝大叶，未能细针密缝的，这样的忽略当然是免不了的。

我们中国的古物，始终没有经过专门发掘者的有意发掘过，除了几次的农夫农妇偶然的发见之外，一切宝物都是废弃于地，不知拾取。且偶然的发见是绝对靠不住的，第一，不知古物从多少条的泥土中掘出来的，因此，我们便不能断定其时代；第二，给惯于作伪的古董商，有了作伪的机会；第三，同时被发见而农夫们视为不足轻重的古物，一定被毁坏了不少；第四，在许多次的偶然的发见中，其幸得为学问界所知者又百不过六七，其余的或为农夫们所随手抛弃，或展转的入于市侩之手，或为当地官吏所夺取，从此不再见知于世。所以，为了我们的学问界计，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万不能依赖了百难一遇的偶然的发见，而一天天的因循过去。

谁要是有意于这种的工作，我愿执锹铲以从之！这不是一件小事；从本书的叙述中，读者大约总可以见到锹铲的工作，其重要为如何的了。

然而发掘的工作，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要希望一锹掘下来便可以发见一座古墓，一所古宫，这在发掘史上是难得一见的好幸运。许多的发见都是经过几月几年乃十几年的精锐的观察，辛勤的工作，坚忍的意志然后得到的。卡忒之发见都丹喀门乃是十六年工作的结果，舍利曼费一生精力去发掘推来城，至他死后，真的推来城方才为他的助手所发见。有一个发掘者，在埃及发掘了六七个礼拜，而发掘的结果却是一具猫の木乃伊！天下事的成功，靠幸运者少，靠工作与坚忍者多；发掘的事自然也不能外此。

本书并非一部完全的发掘史，本书所叙述者不过发掘史上几次更重要的故事而已。再，有史以后的古物的发见，如雅典的发掘，潘沛依的发掘，还有较为不重要的史前的发掘，本书也都不能叙及。本书的范围，乃是有史之前的古城古墓的重要发掘史。

范围既已说明，则请进而读本书的内容。本书后附参考书目，一则供给有意于读更详细的发掘故事的人的参考，二则示本书取材的来源。（但我所读的仅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是极浅近的一本发掘史略，所以对于专门名词和古代人名，用得愈少愈好，以便读者的兴趣为那些难懂的名词和诘屈聱牙的古人名所阻挠。

郑振铎

中华民国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序于伦敦

第一章 阿比多斯及埃及第一朝的陵墓

阿比多斯（Abydos）是埃及的圣城，每个埃及人都想能在生前去朝见一次，或至少在死后也希望能够一至的，或环境不能允许，则至少死后也要立一块石在这个圣地。穷人不能立碑，则至少要抛一块碎瓶片在这圣地。原来在阿比多斯有奥赛烈司（Osiris）的墓：奥赛烈司是地府的大神，人如能葬在他墓边则可得福；如果没有福气葬在附近，则建立一块石在这个大神的石阶上，或至少送一片陶器至圣地，也可得他的恩惠。

所以在埃及史的最早期，富贵的人都要在阿比多斯得一坟地。如果贵人必须伴国王的墓而葬，则他也要建一个石碑在这个圣地上的。在中世（Middle Kingdom）风俗还是如此，要人都要在阿比多斯建立一个石碑。这些石碑如今在各博物院中，可以找到不少。但平民们却止能有送一片陶器至圣地之力，所以经过许多时代，阿比多斯竟成荒芜不堪的瓦砾堆，各期各种的陶器都有。

在埃及史上，阿比多斯虽不重要，在宗教和文化上，阿比多斯却公认为一个重要的古址。所以许多埃及学者，早就计算到发掘这个圣地，以期对于古埃及的宗教与文化有丰富的收获。

圣城的发掘工作，和别的地方一样，乃由于伟大的发掘埃及的先驱者马烈特（Auguste Mariette）的工作。一八五九年，他清理锡提第一世（Sety I）的庙宇（以精美的浮雕著多），他还发掘拉美斯（Ramses）第二世的庙宇，在伟大的奥赛烈司庙内，也进行着一部分工作，却没有得到多大的成绩。然而马烈特却说到一个荒丘，名为科阿萨尔坦（Komas Sutan）的，道：“无疑的奥赛烈司的墓，必在此不远。大约什么时候，总可以发见今所未知的至圣墓的进口。”他的话到许多年后，方才实现。在一九一年至一九四年，那维尔（Naville）继续皮特里（Flinders Petrie）教授和墨累（Murray）女士的工作，在四十五呎的斜道之底，发见一间大室，一百呎长，六十呎阔，以两行的方柱，分为三部分，由此室更至一较小之室，由它的雕刻上以及根据古代的记载，那维尔知道此即为著名的奥赛烈司的墓。那维尔所发见的实为奥赛烈司庙的最神圣的地方。

除了对于奥赛烈司圣地的注意之外，阿比多斯存在的建筑，乃为锡提第一世的庙宇和它的可惊诧的浮雕。墙上的浮雕有许多是最有趣味的；他们没有“古代”（Old Kingdom）的大浮雕的有力与新鲜，然而国王的形象和奥赛烈司坐在神座上的尊严态度，是极可赞美的。在锡提庙的左近，散布着不少他的儿子拉美斯庙的遗物。从前一定是一所很弘伟的建筑，如今却随地倾圮了。有的浮雕，可以比得上前王时代的，有的却粗率。

阿比多斯的建筑，虽弘丽而有趣，然到现在，他的重要却不在此，而在已被忘记的第一朝和第二朝诸王的墓的发见：这些墓经过许多年代，成为崇拜的目的，因此，更为隐晦而无人知道。然而到了今日，他们的宝藏却被发现，使我们向来以为传说中的非真实的埃及时代，一旦呈露出来：其文化之古远，非从前的悬想所可推测：即在此古远的文化上，已足见出其光华灿烂之概况，使我们实见尼罗河流域

的文化是如何的古远而光明。如今且略述发掘的经过。在阿比多斯的诸王墓，既不美好，又不弘伟，不足引人注意；而到阿比多斯的人所注意的，仅为圣地及在其旁的后期诸庙而已。在一八九〇年之前，我们对于建筑金字塔者的以前的埃及王，仅知其名而已；实际上的埃及史，乃开始于第四代的建筑金字塔者：其上的三代，皆视为若有若无。一八九〇年后三十余年来，这个观念，却完全变更了；我们知道第四朝前之三朝的诸王，并不是想像的，幻梦的，乃是实有其人的；他们领率大兵，统一散沙似的南北诸小国：他们的国家，艺术文化都已是很发达的了。这个发掘的主地在阿比多斯，但也关连着发卡达（Vaqada），厄尔阿漠拉（El-Amrah）和发加厄得（Vega-ed-Der）诸地。

一八九五年，阿麦力诺（Amélineau）开始在阿比多斯工作着，皮特里教授在一八九九年以后继之而从事于发掘，又有那维尔，霍尔（Hall）和皮特（Peet）诸人继其后，直至一九一四年为止。

第一朝至第三朝的诸王墓，故址在奥赛烈司古庙之南，较古庙更近于诸山。诸墓皆在山边，比平地微高，极为荒凉寂静。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阿麦力诺发见一群古墓，尸身睡眠式的侧躺着，膝头弯至胸前。在这些古墓中，发见原始的石瓶陶器等等。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阿麦力诺又发见一所大墓，内有金属物等等，他相信这墓比第一次所发见的更古。他的最重要的发见，乃是第三次工作时掘出的一个国王墓：这个国王，他读其名为垦特（Khent）。阿麦力诺觉得这个国王一定是奥赛烈司垦替阿门替（Osiris-Khenti-Amenti），他一定是曾真实的在世上统治过埃及人的，因此，他便声言：他已经发见了“奥赛烈司墓”了。一八九八年，他找到了一个骷髅，这个头颅当然是那个死神的；不久，又发见一个青石的床，他便名之为“奥赛烈司的床”。他的发见，引起世人纷纷反对的议论；后来，经学者

断定，知此非神的墓，乃是第一朝或第二朝的一个国王的墓：新帝国的埃及人，也和我们的发掘者一样，误以他为神的真墓了。阿麦力诺很失望的放弃他的工作，其实他的工作颇无秩序，大约被毁失的古物必不少。一八九九年，皮里特教授继他而复从事发掘。所得的较有成绩，工作更有系统。他们的墓往往是一个地下室，三十呎至五十呎高，阔亦相当。墓室以砖砌成。第一朝的登（Den）王墓，室内之地板为坚硬的青石，这是我们所知的埃及建筑家使用这种材料的最早者。第二朝的卡塞痕缪（Khasekhemui）的大墓，其中室全是石灰石的（石块）所建，这是人类史上所知的第一次土木工程。在中室之内，无疑的是已死国王的安身之所，室内堆了许多他所用的器具、饰品、钵、瓶，或为金属造的，或为坚石造的；在这早期，埃及工人已显出很可惊的技巧。中室四周都是小室，储藏着许多大瓶，中存食物或酒，用尼罗河的泥土和稻草混合来封闭瓶口，盖上王名，或酒的来处的葡萄园名，以备已死国王的地下之需。国王的臣属万想不到他们将国王之名印在瓶口上，乃竟留作六千年后埃及学者研究他们的历史的材料！这些印记在埃及史料上是很重要的资料。在这时代，埃及文明虽已进步至此，却仍不脱野蛮的风俗，将国王生前所喜爱的后宫杀来殉葬。到了“中世”之后，才用泥人来代替生人。但这些古王墓中，为劫墓贼所摧残，竟不能有主人翁的真实尸体存在着：所以我们在这些墓中，永不能见如见后来诸王的真面目。然而在则（Zer）王墓（即奥赛烈司墓）中，却发见了一只殉葬宫人的手臂，干骨上尚带着四个美丽的臂镯。

第三朝以上的诸王，并没有如第四代以后诸王的欲将他们的墓建筑得高大弘伟。他们心中尚没有将他们的墓成为一座石山的观念。然而后来，在第三朝之中，这种思想便渐渐的现出曙光。第四代后，遂将王墓形成了世界巨观的金字塔。